

Xiaoyaoyou

在北京完成的秘密写作 让台湾轰动的快意经典
70后作家强势回归

李师江◎著

逍遥游

远方出版社

明

道 送 程



逍遥游

Xiaoyaoyou
李师江◎著

远方出版社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逍遥游/李师江著. —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, 2005.8

ISBN 7-80723-057-6

I. 道... II. 李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79724 号

总策划 吴 又

总 监 制 符马活

出版统筹 朵 渔

责任编辑 陈莎莎

封面设计 80 零·小贾

版式设计 舞文弄墨 + 庄瑞杰

逍遥游

作 者 李师江

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

(呼和浩特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政编码: 010010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

开 本 670 × 960 毫米 1/16

字 数 170 千

印 张 13

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80723-057-6/I·22

定 价 20.00 元

远方版图书, 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。

道 遥 游 目 录



第一章

吴茂盛和我是两个天才 P·001

第二章

小莫的情爱往事 P·025



李师江，这个俗而又俗的人其实是个超凡脱俗的人。

——陈晓明（评论家）



反叛的姿态上，李师江和王朔似乎是相似的。他是一个有着压抑不住的才华的作家。

——谢有顺（评论家）

评论·c



第三章

怎样把钞票花光 P·055

第四章

有话不好好说 P·087

道德化的评价几乎是所有新的文学现象出现时的共同宿命。如果评价在这个意义上能够成立的话，那么像李师江这样的小说家就将永无出头之日。

——孟繁华（评论家）

李师江的小说对漂泊者的生活做了很真实的反映，是对这个时代的一种特有表达。

——张柠（评论家）

c o m m e n t s



c o n t e n t s

第五章

江湖上的事 P·117

第六章

北京一夜 P·147

李师江带给我们的是气质鲜明的小说，是你可以喜欢可以痛骂也可以漠然却不会忘却的文字，单凭这一点已经超越了国内绝大部分“作家”同行。

——尹丽川（作家）

李师江是中国的塞林格，具有真正的麦田守望精神。

——虹影（作家）



第七章

朋友之妻 P·171

后记

书在异乡为异客 P·199

相比之下，朱文语言充满戏谑与幽默，而李师江是聪明、固执的。他洞察一切，他喜欢面对面的真实。

——盛可以（作家）

逍遥游

第一章 吴茂盛和我是两个天才

他的牢骚主要有几个方面。一是诅咒中国的作家。二是聊政治,聊着聊着就有过激言论,我要不时给他放风。三呢,聊他的成长及聊女人。



去年四月，我到北京后一直躲避着一个人，他叫吴茂盛。我福州的朋友告诉我，我到北京不久他就也到了北京，但我的朋友们没有告诉我的电话号码。我松了口气，北京这么大，人跟蚂蚁似的，他想找到我也不太可能。但到了冬天，我的手机上终于传来了可怕的声音：李师江吗，你是李师江吗，我是吴茂盛呀，你他妈是不是躲着我，我又不是老虎又不吃你，如果我真的是老虎也不会吃你，你他妈的那么瘦，还不够一口呢，我有那么可怕吗，我可一直是把你当成朋友的，你们玩的那伙人，都不是东西，即使是东西也是猪狗不如的东西，谁也不告诉我你的电话。你又不是国家领导人，又不是通缉犯，有什么好保密的。我可是把你当朋友的，你这样对我是不是太不够意思了！

我沮丧地说，没有哇，我怎么知道你要来北京！

他说，你在哪里呢，我马上要见到你。

他是从一个书商那儿得到我的电话。我没有欠他钱，也没有欠他什么人情，我什么也没欠他，跟他也没有同志关系，但他就是满世界地追着我。朋友们，我真的说不出一个原因。在福州，他曾经在我单位的一个部门里兼职，他说，李师江，你们单位养着一群猪，就你还像个人。说了这句话后，他就缠上我了，天哪，我多么希望在他的眼里我也是一只猪。

挂了电话后他就赶来了。当时我还在一个网站上班，做文化内容，

他到的时候,我正和一个美女作家陈佳佳在作一次对话。陈佳佳刚出一本长篇小说,叫《哦》,我在网站的工作就是做作家和书籍方面的内容。由于采访没有结束,我让吴茂盛先坐在旁边。吴茂盛随手翻开《哦》,看了三分钟之后,马上作了一个手势,说,我打断你们一下好不好,这种书会有人买吗?在我看来这是一堆垃圾呀?你们好像是在聊这本书,你说一堆垃圾有什么好聊呢,不是我说你们,你们这样聊下去也太无聊了。由于吴茂盛说得太突兀了,我和陈佳佳一阵尴尬,我粗暴地打断了吴茂盛。我说你出去坐一会儿好不好,到我办公桌上,第一排第四个位置。吴茂盛出去前对陈佳佳说,小姐呀,对不起,也许这本书就是你写的,可我说的都是实话,我这人就喜欢实话实说,不喜欢拐弯抹角的。我说,你走吧,我在工作呢。于是吴茂盛从会客室其实也就是会议室走出去,我和陈佳佳都松了一口气。陈佳佳说,他是不是个评论家。我说,是我一个老乡,有点毛病,整天说胡话,你不要在意。陈佳佳没说话,但我们谈话的兴致已经减了不少。甚至,我们都忘了原先的话题,是的,连个话题的尾巴都记不起来了,只好捡起另一个话题。文学的话题还真不好谈,特别是你面对一个作家,或者所谓的作家,你能谈什么呢?如果是个唱歌的或拍电影的,你还可以聊点儿隐私,可是作家能有什么隐私?我们聊了不到二十分钟,办公室的小杨突然推门进来,问我,那个胡子拉碴的是不是你的朋友。我点点头,小杨说,他老爱翻别人的桌面,你去跟他提个醒,要不谁案头上少了件什么就说不清了。于是我终止了访谈,出来对吴茂盛说,你能不能安静一会儿。吴茂盛说,我靠,你都开始教训我了,走吃饭去,我请客。陈佳佳说,不用你请,我跟李师江说过了这顿饭是我请,你一块儿去吧。吴茂盛傻呵呵地说,你请客呀,我很荣幸,真的很荣幸,到北京这么久,还没有什么女孩请我吃过饭呢,北方的女人太不温

柔了，不好接近呀。我说，你他妈的要搞女孩，胡子也不刮一下，还穿着西装，土不土呀。吴茂盛说，穿西装还土呀，那要穿什么呀。当天已经冷了，外面都有小雪花了，大家基本上都穿羽绒服了，他还穿西装，而且一看就知道是地摊货。我说，你自己上街看看，还有谁像你这样，让人一看就知道是民工。吴茂盛掉头问陈佳佳，你说他说得对吗，我这样穿不好吗，你会喜欢我这样的男人吗？不过你要知道，我不是民工，我是做文化的。陈佳佳微笑了一下，不置可否，也许她已经感觉到，只要一发言，就会引来吴茂盛没完没了的牢骚。

也许我应该介绍一下吴茂盛这个没头没脑的人。他确实没头没脑，我都忘了第一次在哪里见到他，是怎么认识的。我怎么会跟他混在一起，这一点也令我奇怪。反正我记得最初交往这一阵子，他拿了一大摞稿件给我看，主要是解读《红楼梦》的感受，足够出一本厚厚的书。他说，中国这边研究红学的都很皮毛，什么红学家，都是狗屁，我这些书稿绝对是一流的，放在海内外都是一流，李师江呀，我是怀才不遇，我要是有运气，早就名满天下了。当时我对这种研究学问的东西不感兴趣，有兴趣的是这个农民居然能写这么一大堆东西，所以粗略看了一部分，观点和文笔是不错，跟他说话一样，属于野路子写法，言辞尖锐，满腹牢骚。提一提他的相貌也很有必要，他看上去快四十了，四十岁的农民，脸是天生的酱紫色，主要是皱纹显老，而实际上他三十出头。由于都写东西，又都是一副落魄的样子，所以他经常来找我，一见面就发牢骚。在我的记忆中，他的牢骚主要有几个方面。一是诅咒中国的作家，德高望重但狗屁不通。从古到今还真没有几个人能放在眼里，他能看得上的好像有一个，也是个红学家，说跟他的水平差不多。二是聊政治，聊着聊着就有过激言论，我要不时给他放风。三呢，聊他的成长及聊女人，说说这个有

助于了解他。他说,李师江,你相信吗,我现在写的东西是中国最好的,但我的学历有可能是中国作家中最低的,我小学都没念完。我说,你天才。他说,你没有说错,厦大的林××教授你知道吗,就想收我当研究生,他对他自己的那些研究生一个个都很失望,都是书呆子,没有一个有创新精神,搞学问最重要的是创造性,他看中的就是我的创造性。他对我说,吴茂盛,我学生里面没有一个悟性有你这么好的,你天生就适合做学问!我说这话可没有一点吹牛,你要不信可以马上跟我一起去厦门,问他有没有这么说过。他那些学生我也见识过了,就适合捡故纸堆,我要是跟他们比,绝对出类拔萃。李师江,是我的命不好,命要是好,猪猡也可以戴博士帽。我说,你不要老损别人,说说你自己,怎么又没当上研究生。他气冲冲地骂,这还用解释吗,体制搞的,考中文系那些专业课我都没问题,你说那些条条纲纲,还用得着我背,我天生下来就会,可要命的是英语,他妈的要英语六级,我是中国人,做中国的学问,有必要会英语吗,就卡在这儿。林××想申请特批,没成,他对我说,吴茂盛,这就是命,你的文凭要了你的命,这辈子是吃不成学院的饭了。

吴茂盛谈得最多的是在厦大混的那段日子。在这之前他在地区文化馆混过,给人打打杂,做点编务工作,后来文化馆里搞人事斗争,他做了点吃力不讨好的事,被搞下来。到了厦大,他在图书馆打杂,还当林教授的帮手,比如查资料,应付约稿等等,凡是林教授学生干的事情他都干过,一心一意想当林教授的研究生。但一个小学肄业生想一步登天上研究生还是有难度,他死心眼地为此奋斗过几年,直到彻底失望,才离开厦大。谈起这些经历,他总是怨天尤人,好像全世界人民都欠他五百吊。不过谈起厦大,也有令他高兴的东西,那就是我们谈到女人的时候。那时我没有女朋友,他冷不丁就溜到我房间,我要是迟一点开门,他就

说,李师江,你在干坏事吧,我是不是打扰你了。我说,屁,有什么坏事可干,自摸呀!他就笑嘻嘻地说,李师江,你有过性经历吗,不要跟我说是处男呀,你别看我没有女朋友,我可是有过,还是研究生呢。关于他和一个厦大的女研究生的事,他跟我说了不下十次,在厦大时他年龄还小,不到二十嘛,长得没有现在这么苍老,据他自己说,还挺清秀的,被一个三十来岁的女研究引诱了,在草丛里完事。他说,其实那种事没什么意思,我根本就没感觉,李师江,你看我第一次就是和研究生,NB吧。我说,佩服佩服,我还真没尝过三十来岁的女人是什么滋味呢。

谈到女人,他的脸上就少了沧桑以及愤世嫉俗的慷慨,有了一种天真的无赖。想起他天真的表情,我又觉得他是个可爱的人,对女人的幻想让他充满了欢乐。他说,李师江噻,我那个房东的女儿很漂亮的,只是没什么文化,那个思维模式跟他妈似的,要是文化,我早就追了,要不要介绍给你。我说,你不要的东西就想给我,你当我是谁。他说,说不准你就喜欢呢,过日子嘛,也不一定要文凭多高,脾气好就行。我说,那你自己干吗不追呀。他急了,说,我可是好心好意想帮你的,你不要就算了,真的,李师江,你不要把自己想象得再好,其实那个女孩子玩玩也是不错的,她每天晚上都要经过我门前,还探头探脑的,我要把她介绍给你很容易的。他的思维很会跳跃,说了后一件事会很快忘了前一件事,话音未落,马上又转到另一个话题,说,不过,你们单位也有一个女孩挺不错,刚分进来那个,叫钱浅吧,她那个腰,就是水蛇腰,能抱着那个腰睡觉的男人就有福气了,你可不要错过机会让老家伙先得手了。我说,靠,你都说到哪儿去了。其实,对钱浅的看法,我跟他一样深刻,也做好了向钱浅进攻的准备,只是我不好意思明目张胆说出来。

当时我还跟一个女孩玩,不是女朋友,但一起玩很好,相信你们也

有这样的朋友,怎么玩都成,但靠不到爱情那根弦上。当然也有人认为她是我的女朋友,这也无所谓,吴茂盛闯我房间时见过她一次,吴茂盛说,哦,李师江,你还金屋藏娇不让我知道呢,我知道了又怎么样,又不会跟你抢,好了,既然你有女朋友,以后我就不给你介绍了。这种没边的话我听得多了,也没怎么介意。但他悄悄对我说的一句话却令我恼怒,因为那女孩爱化妆,而且化得挺浓,他说,李师江噎,你的女朋友像个妓女呀。我说,吴茂盛,谁虐待你了,让你这么变态,你嘴巴给我干净点好不好。吴茂盛被我训斥一顿就可怜巴巴地说,开玩笑嘛,不要那么严肃,我说像妓女又不是真的当妓女,如果她真的当妓女,倒也挺合适的,你看她那么会化妆。当然,诸如此类的话不会让我跟吴茂盛产生隔阂,我了解他的人,了解他的嘴巴,即使他嘴里吐出一堆大便我也不感到稀奇。哦,这只饱受压抑的畸形的动物,他心里也有美好的愿望。我们之间惟一的一点隔阂就是因他的愿望而起的。有一天,他对我说,李师江噎,帮我一件事吧,那个钱浅,你给我介绍一下好不好,牵个桥搭根线,就说我喜欢她,跟她一起看个电影什么的。他说这话的时候,我也在喜欢钱浅,并准备进攻,只是由于我的优柔寡断才迟迟没有动手。听了吴茂盛的请求,我的心里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感情,这种感情绝对不是两只狗同时爱上一根骨头那么简单,我说,这事你太为难我了,你拿什么追求人家,你长得像农民,穿上西装也就是个进城的民工,皱纹一条条,还是个老民工,口袋里又没钱,又没地位,而且呀,你嘴里还有口臭,一想到有人跟你接吻我就要呕吐,你的愿望是美好,但任务太艰巨你知道吗!吴茂盛瞪大眼睛说,李师江噎,我算看错你了,别人小看我你也小看我,我怎么就不能追人家了,我现在虽然没什么,但我有的是才气,我迟早会一鸣惊人的,到时候要什么有什么的。人家说,狗眼看人低,想不到你也



看我这么低，我可是一直把你当朋友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是不是你也想追人家，你想追也不能这么贬我，做事情要公平竞争是不是，你要是怕我竞争就说一声，可别到人家面前说我坏话。再说了，你已经有女朋友，你还想要，是不是要妻妾成群，这是犯法你知道吗……吴茂盛由于悲愤，嘴里滔滔不绝，一个悲愤而有想象力的人，他的口水可以淹死你。

我打断了他的话，说，我相信你有才气，你的才气是一流的，你是李昌镐式的人物，一千年出一个，可以了吧。但人家钱浅了解你的才气吗，你说你有脚气她可能会理解，你说你有才气，将来会一鸣惊人，要钱有钱要车有车，这不是空头支票吗，人家可是学经济的。我这么去怂恿人家，是空手套白狼，我要是有这个勇气，早就到长江抢险救灾了，那儿都淹死人了你知道吗！我索性把话说透了，女孩喜欢的是小白脸，白马王子，什么是白马王子你知道吗，你就是再年轻十岁也配不上这个称号，你想想，你跟人家走一块儿，像不像她爹。我呢，不是不想帮你的忙，而是不想做无用功。

在追求钱浅这件事上，我和吴茂盛较劲了好几次，每次我都狠狠打击他的信心，希望他能知难而退，但他是个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，一直认为自己很有吸引力。我被他的自信心鼓舞，终于向钱浅发出第一封求爱信，不是替吴茂盛发的，是给我自己发的。可能是吴茂盛的自信心让我产生危机感，我要先下手为强。在写信期间，我还在跟吴茂盛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不但是你，而且我自己，都应该死了这条心。现在想起来，有点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缓兵之计，我才发觉自己也是个恶心之人。求爱信发出去后，我和钱浅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，比如说以前见面还打招呼，现在她连招呼也不打了，那么只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不好意思，另一种是怕我纠缠。怎么确定她是否接受我的求爱呢？我绞尽

脑汁回顾自己恋爱史中的招数，并反复地斟酌挑选，终于放出胜负手。我给她写了一封约会的纸条，约她在东街口肯德基门口相见。我的如意算盘是，如果肯约会，那就成了，如果不肯，就黄了。结果可能不出朋友们的意料，她没有来，更要命的消息接踵而来，她已经迫不及待地和单位里一个马脸小干事好上了。一系列的失败使我恼羞成怒，在我看来，马脸小干事是个比吴茂盛更次的家伙，早知道她的品位，还不如介绍给吴茂盛。吴茂盛提到钱浅，我就气冲冲地说，你有没有品位呀，你知道她现在跟谁好吗，行政科的马脸小干事，这种女孩让我干我都没兴趣，你还念念不忘，瞎了眼是不是。吴茂盛惊奇地大叫，怎么，她会跟那个人好，那个人是个垃圾呀！整天就知道吹牛皮拍马屁，我哪一点不比他强。吴茂盛此刻愤恨不平，酱色的脸由于血液上涌显得更有质感。我说，你看你还跟我较劲，这种品位的女孩街上一抓一大把，光水蛇腰有什么用，哪个桑拿房的小姐不是水蛇腰，关键是要有品位，才有共同语言你知道吗！

吴茂盛突然冒出一句，说，都怪你。我说，怎么又怪我了？吴茂盛说，她那么没有眼光，你又把她说得那么高不可攀，都是你害我贻误战机呀，你不给我牵桥搭线让我自己去说也行呀，还说那么多废话干吗，肯定是你心里有鬼。我被吴茂盛说中痛处，脸上的肌肉抽搐一下，不由暗暗佩服他的知觉能力，在这方面还是有点天赋的。我说，行了，这是缘分，也许在人家眼里马脸就是最帅的脸呢，你怪我不如怪你自己没长一张马脸。吴茂盛说，李师江噎，说实话我也算个聪明人，现在我看透你了，你是个很自私的人，你现在贬钱浅，也是在恨她。你以为我看得出来，我告诉你我是有天才的，你还不信，我比你多吃几年饭不是白吃的，你念的那些书我也读过，你怎么想我会不知道吗？你也盯上钱浅了。我